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5）
函號 12 1

封事

己酉歲上封事

具位臣朱熹誠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誠宜深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九五之尊極當天元正履載之開稍有[illegible]踵德懋懋風而往適遠斯時首蒙薦召且辱賜

浅草文庫

德其所施爲誠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
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
容受忠讜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
其身之所履有大變動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
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
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

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
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
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
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
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
目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
甚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踈賤冒昧以平日
之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爲陛下誦之則若講學
心若脩身以齊家者遠便辟以近忠直若
思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絶神姦若擇師

輔皇儲名精選佳士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
廉恥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
狄凡是二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
有缺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謹敢
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
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
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汚其理有必然者

去惡而從善益不待勦除刑戮一一加於
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不期然而
至矣之適不行於上是以宴安逸豫者不
得入說而刑賞愛憎不得以私意而天下之
至公庶無不知名數之爲務一有詐言巧
說欺於其說交結之可售而容悅
之可動有被之可蔽之可誣必使無所容其
姦而後已此其勢如
而後已此其勢如
盡去其姦而後已此其勢如
高明而不可復

[illegible]心而南向之[illegible]
[illegible]皇之表[illegible]以明[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之編紀而爲[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言[illegible]漢文[illegible]
也[illegible]使[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心也哉二[illegible]
[illegible]聖明之[illegible]
其九所謂[illegible]用[illegible]
言治國而有[illegible]

以信刑賞則何以[illegible]
之風俗乎[illegible]日
能不[illegible]國[illegible]
之而日使[illegible]而[illegible]人
知治體是豈可[illegible]
白深切[illegible]者
天下[illegible]
本者[illegible]
雙人之說蓋國家則用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illegible]聞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一家齊則天下無
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
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
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
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
齊也親有德戚聲名近嚴敬遠衆能者家
之齊也內言不入於外言不入於閨門之內恩常掩
語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

義是以難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詔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禍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椒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

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宏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槩措則

實而以施於政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
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
吾之政事而其導訣薰染使人不自知覺
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
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蠹其類不同蓋有本
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
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
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蝨苟非心正身脩
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
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

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皆良
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之時少則可
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
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柢
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願說故
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

下遺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請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踈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蔽役橫加官賞宮府寮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盛懷嚴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嫉賢嫉能衛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

苟一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孝唐太宗之責龍相壽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亦重位必使爲善

若皆不用心正謂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
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
三濤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
聖明之智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而謂明義理以絶神姦者臣聞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
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
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
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
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豈能脩德
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攘福
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
人怨神怒雖欲碎盤盂以求眞人亦無所
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
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
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
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
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
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
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

安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
其姦欺詭惑之術既行則其爲禍又將無
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
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
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惑當有即有當
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絀妖妄
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
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
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姦
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
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
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
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
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
之全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
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

之策宜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
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
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遺若牲而猶
矛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
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
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
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
有邪入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
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
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
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
當讀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其
語之詳則猶知誦習識之而言而有以不
忘矣先王之意降而及於幼學而太子
以教其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教者不
過記誦書計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
之旨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謹於
節制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宜其實而無
華傳之嚴講讀備禮而無威儀之益至於
誦之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焉則不

論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其南
一二之巷當寧之統上有宗親社稷之重
四海黎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基
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謀慮之具略
無此是獨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
妻之衛跬之側盛賦之衛也豈不危哉詩
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胎厥孫謀以燕
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
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

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
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
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
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
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
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
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
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
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
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

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

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
也何謂綱紀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按功
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
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
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
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
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
賢者必上矛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
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

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
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
細微之又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
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
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泯然善端
呈露之時蓋絶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
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
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
焉則未有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
盡吾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要

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實
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
試其實皆學之正也涉佩記誦而以雜博
相高詞藻靡麗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
無實語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
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
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
學之不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
審焉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皆出於民如有不敷而用度有闕則橫賦
暴斂必將有及於民矣民苦則變入矣為
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務蓄入者必先節用
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
業之初日不暇給十不及一為經制或其所
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至於無
豐凶法頗有增加而重泰以來逋負多
積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困通
兩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者是設戶部經
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無額

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前限過
緣當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寧已責有
所歸更索民情極楚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
一兩年豐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
巧作名色宛緣刻剝此民力之一斑以大窮
也計其所以至此蓋雖一端自
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
濫費亦豈無可省者細計蓋能減向時之
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
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
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
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
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
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
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
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
下幸甚

甲寅擬上封事一作申實論過宮殿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祕閣脩撰權發遣潭州
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荊湖南路安

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
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切聞陛下過宮一
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
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
聞外迁未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
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
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作人心挽則守土之臣
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
倘根本動搖腹心蠹壞大勢傾墜無復可爲則
中外之臣雖有奇材遠略亦無所施況如迁愚

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
已有不容不爲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
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
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
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
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
者忠爲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爲言則在迁
之臣言之忝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爲言
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舍此而爲治者臣
竊亦不敢盡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鈞敢言之名

而請過於陛下請燭以父子天性之說爲陛下
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
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彊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
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
而然此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
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
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
蔽故小則傷思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
而不可揜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
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
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
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眞實指毫髮以爲山
諸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
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
可爲利害之說以劫之盖謂如此則必受其利
不知說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
日益昏蔽今日猜疑明日猜疑不已于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
父子之情壞爲禍亂作矣誠於暇時或於中夜

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慾之私盡棄利害之慮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亦當一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陛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大虧缺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疎闊方間隙之不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群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政一言動之憾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還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

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怨恨如竣并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爲危語往來閭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戒重華而不敢親近日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遠月踈閒隙念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愛天下而於陛下爲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爲群小之姦而直以爲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傔語族談至有匹夫流言草野僭乱將伏義而起夷狄外侮興

閒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如臣之愚竊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捐身赤族爲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愈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讐讐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只布斗粟之譏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

賜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子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庶幾餘黨遠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夔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悃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頓首之至

至臣熹昧死百拜

乙卯擬上封事文又稿

朱子大全卷之十三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一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窒礙之蔽則應乎事者自

無堂髮之（闕多此一口）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
齊國之治天下之一亦舉而措之耳此之謂大
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
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
也自是以來（闕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
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
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
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絶講儒者以詞章
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
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仏釋氏之門內外

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
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
用然臣竊以為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之
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
幸取進止

垂拱奏劄二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
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
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

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
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
屈已愛民畜力觀釁擬敵緩師未爲大計多事
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
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孑勝其眩雖以
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
以爲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
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
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
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
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
臣間或一値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
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受自初潛以
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綸業盛麗一
無所入於其心此其所可謂矣而臨御天下
幸卒於此未治之故未有所聞臣竊疑之嘗者
前日數講之臣嘗於開於陛下嘗不
過詞意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之說者又
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坐知之性
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

臣未審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歎平治之效所以未普由不講學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蒭愚拙冒罪當萬死懇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眞儒知此道言講而明之者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已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孰不同情而非出於一心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

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

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爲樂一旦擧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爲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念也陛下亦既有意於此爲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爲此邪抑眞欲和議之戍而爲此姑爲此也則既爲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爲也且苟而爲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爲也以爲眞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已愛民蓄力觀釁敵緩師未爲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託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天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怨而講和非出已

也乃逆理也已可愛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予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爽愈蕪是予舉南北之民而不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同兼愛南北之民若於輕重之衡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是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緩急之名而以講和為觀釁緩師之計蓋求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

興夜寐以計自治之政者亦將肉消隨弛而不復能全正使虜人果曰畏我盛於前可喜而信其重幣之分之業被百澤以歸曲予我蓋不啻兩共相如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諸廉以來講和之盟未一舉耳虜之情偽吾之得失三十年明明者而後見而小人將以好為是說者蓋惟三十年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不可昔害澤之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亂言物之蔽是以氣勇謀明無所疑禪不幸墜死坐

唐本竊作竊

底本切作歸

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及是其所以重講和之
說是請以使其私耳而謀國者適而襲其二不
誤哉今使日將還大議將興此亦數過論說之
時宰臣願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審理
爲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豈驗據
充以是人甚深詔任事之臣毋罷講和之議大
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不嘗
少衰雖使虜意敦順無厭邀索乃是深有包藏
尤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絶以伐其謀然後表裏
江淮合戰守之計以滅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

勝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
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後已雖其成敗
利鈍不可逆睹而吾存固已還於一願然下
憾則其膏於屬厲而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
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嘗忻
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矣何
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竊惟不
急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擇而采進

之謂全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罔攸兼罔喪罔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於
時丕基緝熙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微宣王不之覺則
身備行伍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
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聖王所
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
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不在乎

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新履艱
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蓋知當為與
所當為之大端矣然而戎狄猶未賓服邊陲猶未寧謐不測中
外之憂戎請國威未振邊備未飭主憂臣辱
率未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日之
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講者上不
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從言之勢
方張而賞易發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
未節此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
言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先古先聖三代以還本

折衝禦侮之術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
孝臣謹按下三復詩意立紀綱者必以開納
而求一心修德業正朝廷之言以斯二者之得失
謀謨一出遠邪佞杜私門宣國邦本四者為急
先之務在其求而無論其求而無論其求
名辰慈一心厭服衆狄知畏則彤弓自弭而恢
復可望矣臣聽遠瞻思震慴天威不敢驚竭所
聞以允紹聖德前烈興北踰那比代伏陛下留

辛丑延和奏劄一

臣伏蒙陛下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
民誠敬寔乞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
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災蝗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
席思賢識者寒心創讋迓朝臣振廩蠲租要凡所以
益一念之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宣若可以
救回災珍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温雷雪
震動嗣歲之計尚有可憂世誠愚昧者不識其
所以然者嘗竊推忘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

當二者之至於天變災異之應者有未合於施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警懼之過者或不嘗一而其近者或棄之遠而小人或言未去變六臣或未其職而賤者之論其前數直諫之言至聞而諱諫者衰無德之感未著而汙賤者騁邪貨賂或上流而罵下不下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陛下之明聖前豈有是哉然而是心未孚邦本動搖震慮能除旱氣未究是則德有缺而天臣編不自量

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納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蓄發德音布告中外及臣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內自臣工外及臣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問疏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詣閣舉其尤要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聽聽則

大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繫然畢陳於前者
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
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亮天舜日廓然清明則
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臣
以孤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抗冒至此忙陛下
寬其斧鑕留神財幸臣無任震慴俟罪之至

貼黃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突異求言且有故
事者以至誠行之而實采用其說以革前日
之弊則於應天之實所補不細今星文雖已
退舍然餓民目今流散冬靄憂在嗣歲伏乞
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臣稟性疎拙字畫不精衰病目昏尤難寫染
今日所陳不宜宣洩不免親筆書寫不謹之
罪伏乞財赦

延和奏箚二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
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
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
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

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
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乱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
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辭禹相傳所謂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
也臣嘗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
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疢軒
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因竊
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一二陳
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
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
其意於堂陛之上而必深求天下敦
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
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
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
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
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
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
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
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
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寰然至正泰

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蔽固不一端而大概爲讒慝蒙蔽聰明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蔽之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嬖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馬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

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縱之機周防畏惴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効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

唐本史作吏

辽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脊史猶猶豫豫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好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蔑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詞然

唐本攬作攬

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貲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蔑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自壞邪佞充塞貪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蓋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孑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群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

無盡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
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
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
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
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
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
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
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
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
日酸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
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一不至於幸受葬小之弊臣
至愚極陋寢食無所成禍有螻蟻蜂蠆之毒憂國之心
不能自已冒論至此悲憤塡膺惟陛下赦其
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幸甚幸甚臣
無任云云

謝進封事恕元本不上表并謝寫誤

臣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封事上言伏聞門下省
記劄奉聖旨臣親事書寫日曾經進呈發萬幸已具
點黃奏訖并已聖照

臣謹誦不計逆跡林野陛下過聽昊貺已
益固切復切依請誤恩指授名力具辭
亡之間忽於九月二十二日奉敕改除之命痛
分量力元一所不堪本欲控陳銜恩避之誠甚畏懼
踐之速而是時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州門求早
飢覧亡轫宸慮憂恐萬途或發誤事遂已即日
拜命具狀申省乞許奏對至十月二十八日方
准省劄恭奉聖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
聞命震惕不敢稽留即於今月二日被上道
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界問得本州災傷常
山江山開化三縣為甚而西安龍游次之其婺
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比臣不勝恐懼
遂自衢州乘舟取疾以來及節次於本司及被
災州縣會到已行事件乃聞陛下問嘗親御翰
墨戒飭帥臣詞旨深切聞者感泣而前後發遣
米斛又已二十有餘萬矣仰見聖心惓惓急於
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愛惜至於如此甚大
惠也臣猥蒙任使自惟疎拙大懼不能有以出
斯人於溝壑仰副陛下焦勞之意今有管見合

行申請須至畫一奏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
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
未米未便缺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
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
不敢從實撿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
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之早田收
割日又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
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
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
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
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
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一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
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
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
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泊然不
以勸諭為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
官司來解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
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未勸諭者

權以去年認數爲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
之數爲准多方詢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
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
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
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減裂徒爲煩擾去
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兩
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糴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
乞覺聞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
約束更乞明詔戶部先具見今奏到已未

推賞名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
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內並到
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詞重作行遣又上
戶已經去年歉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
必依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
可以歉助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
四日勑戶部勘當到點撿台州措置賑濟
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賑糴依湖南
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賞指揮（謂如四千石合補承信郎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明行下庶幾應募者衆得

濟飢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
處官司承受應募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
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却稱文字
不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
人吏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
實爲兩便
一伏覩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
七萬石訪聞昨來本府抄劄飢民戶口若
自十一月至來年三月約用米八十萬石
方可足用其間固不能無冒濫虛數今來

本府勘次刪減來知縣承定作多少戶口
計度但今所有米數又礙來歲糶糴以元抄
劄數計之不過得四分之一況又州府見
關軍糧諸窮應不免助給撥賜米斛時行借
兌則所得難齊兼見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
據見米指定入戶必致入戶流離飢餓況上等要慮又巨室由
此閉糴州見得本州昌旨雖云不及細究底蘊
州南州然其處冬月元雪運載
艱米極爲艱難已差官往廣西收

糴無糴本至少所得不多而賣米時已
不貲矣臣今來欲望
聖慈更賜豐韻急
發三十萬石應副紹興府三萬石應副
州郡無見管米斛計日令米價支借內
若見錢令其趁比米價未至時時之間前
去有米州郡取糴若或回折見上件
錢米並乞專責本路州官立限納
州庫不得有誤候糶發究之經官已撥賜
錢米亦乞令本司申樞密院一委五州通判一員同
共主管不得別作支用仍詔守臣疾速措

置收糴軍糧不管誤事其發州雖蒙撥賜
米五萬石尚恐未足賑濟卻候臣親到本
州相度會計別具奏聞次
貼黃
臣竊聞陛下節儉憂勤覩恢遠略內庫所積
錢帛甚多今既天時未順未可興師而近面
飢荒至於如此伏願
聖慈權其輕重特賜借
撥
據紹興府申到撥下諸縣米數總計二十一
萬二千餘石除糜縣六萬八千餘石係排日

糶濟外餘縣十四萬三千餘石係閒日糶濟
竊恐飢民一日止得半升之米不能存活今
欲依嶕縣例排日糶濟即合更用十四萬三
千餘石又聞官吏抄箚不無漏落又慮流民
却回復業棄數內所稱搭運乃是三閱之數
將來米價日增及有往來腳費風波滯留不
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得恐亦不多須
更備米十五六萬石准備添貼所以約計乞
米三十萬石如蒙撥賜今亦未敢盡數般取
如是將來糶濟不盡却行回納伏乞睿照

一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
催理其紹興府入戶夏稅已蒙聖慈準第
免閒住催唯衢婺州當來失於申奏致人
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甚急
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
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受其弊者甚失聖
主惻旦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
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而已者其勢又
不容直行禁止欲乞朝廷取會戶部漕司
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支撥

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舊
官物並且住催直至明年豐熟趁辦將
舊欠逐旋催理寬作料次撥還內庫庶幾
不至敢有欠缺其人戶名下新舊上供官
物亦乞明詔州縣未能催理其紹興府雖
已有前件住催指揮竊恐州縣未行不度
又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亦
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入戶輸納
貼黃
臣續訪問紹興府雖蒙指揮住催官物而春
夏之間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戶實未盡
露聖恩今體問得本府人戶合納丁盐錢
丁身折帛絹折帛錢本色絹本色絹五項
不以有無產業物力一丁並納九百餘錢
來春即便起催飢餓之餘實難供納臣愚
欲望聖慈將來年合納錢數預行蠲放庶
幾官吏無以作弊下戶實被聖恩有以慰
安民心感召和氣伏候聖旨
一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交浙西兩
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

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
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
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
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
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
多有人興販前來但臣元榜約束本路州
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
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
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
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

州軍將今年糴過米錢及兌那諸色窠名
支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為
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力賞格召人興販
行下請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
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
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糴貨了畢便欲歸
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伏
乞聖察

一拯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
已詳悉然而全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後民

被賞恵況今年荐飢公私匱竭比之常歲
事體不同欲乞聖恵特降指揮戒敕本路
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
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
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
亦具名開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
惻怛愛民財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
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之類不許差出官）仍依富弼趙抃
例選差得替待缺宮廟特服官員時暫管
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

（唐本缺此闕特）（唐本射作才）

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延和奏箚四

臣比因講求荒政復有二事雖非今日拯救之
急而實異時久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
呈下項

一戶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搔
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
米入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爲
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衰遂以其法行之諸
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

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分
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
放亦不過共成五分問之道旁居民莫不
稱其平允此最爲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
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
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
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
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
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
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
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
分數檢放庶幾貧民永遠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
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
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士居朝奉郎劉
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
本府復令依舊貸與入戶冬間納還臣等
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一斗自後逐年
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
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

唐本一作二唐本作饑

倉房三間收貯已將元收六百石納還本
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入戶納
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
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仍臣與本鄉
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
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
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竊
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
入情難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
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

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復責與本鄉出
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
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
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
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
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
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
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
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
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令日言之雖無所

唐本作當
唐本復作耐

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
之計及今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
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
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延和奏箚五

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
當其半舊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戶
均數入戶苦於輸納多立詭戶隱寄物力以避
均數是致見納人戶所數愈重其間又有不該
數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爲除豁其數非一前後
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一時有司不奉
承德意輒於申說未有定論臣以得之傳聞不
知其間纖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
人無不以此爲病猥蒙
恩特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同共
相度限來年二月內要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
年夏料爲始革去舊弊庶幾饑饉民得安生
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取進
止

延和奏節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黽自惟駑無以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發運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窓計不過數百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若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行議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已者謹以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謹為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岩峭壁穹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畝類皆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趁紐科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思減之既又慮夫經界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無自下等而升上等者被蒲履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無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遭臣被臨人戶陳

請漕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戶合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予愛黎元憂勤懇惻蠲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鉏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愉民之於田則恃謬甚矣故臣前奏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為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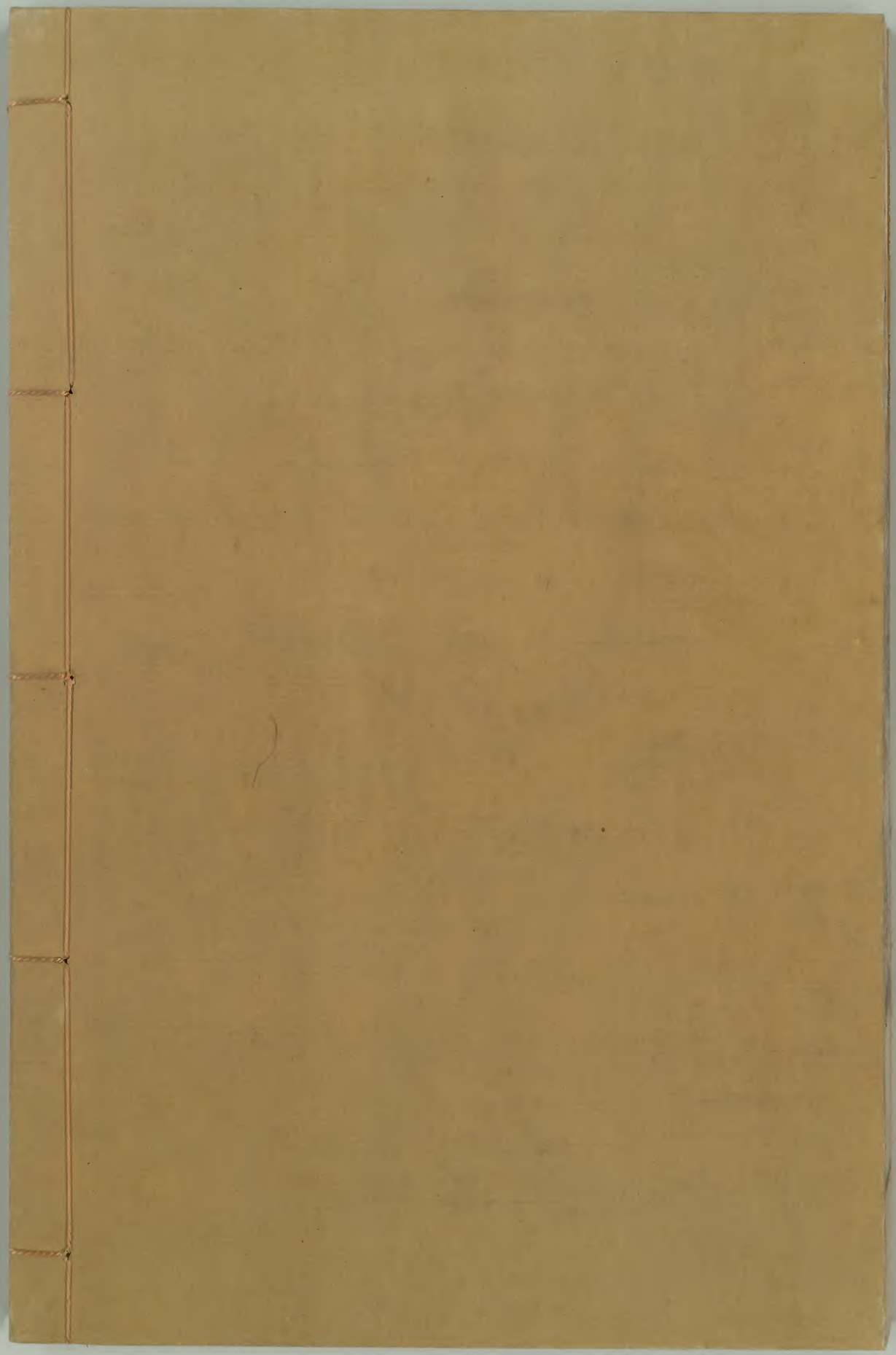
對補之說則是徒言增補之名而為削減之實也又為增補之說則是徒言削減之名而為增補之實也今未與一利而先起一害臣誠不忍為已令未與一利而先起一害臣誠不忍為也今若已去官吏能忘者故不述若干述者以上聞欲望聖慈特賜明詔有司并山稅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須回日令有司一一行遣若其事理別有窒礙便合具事狀申取裁旨不得一例拘執施行臣不勝區區愛民之意謹言

[illegible]

其一時以宣德之盛而廣右善於三下也蓋主聖明
柔易治寔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欺罔不實
請皆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安得不
以陛其信使荀免之計亦何忍之為之哭以傷
遠近之情思堂主之心感神古人亦有言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君誠與是此乾坤廣
大之心堂陛下所以訓臣朝堅下於此深也聖
意則彼妄庸淺忝自將深藏遠屏不敢以
陳於陛下之前今臣進越妄言犯非其分不勝
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冒昧陳奏乞賜白鹿洞書院
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
注疏給賜本洞令本軍守臣常加存恤庶使
與學徒講習以為士事臣誠愚戇不敢不盡其說謹
按本朝書院之設所在當時學者多
從之遊遂至聲聞四達如嵩陽石鼓應天睢陽
田曉皆養徒數百或至千餘人而國初猶襲五代時弊氏為建官師給
興國中嘗賜九經一史洞主見於會要
而咸平五年有勅直講孫奭校定

見於唐肅會稽記簡謂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
洞之與爲害甚烈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安宗
皇帝眞宰皇帝眷顧寖篤至於如此則聖意所
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
乃廢而不舉使其有荒蠹而無勑額有生徒而
無賜書流落所經廬舍無可以大懼而
矛能安也然藝意有司所將以不能無疑於臣之
請固未必皆如議者之言謂以爲州縣已
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直如其果然則臣請有
以質之夫先王建教之意與異端鬼教之居孰

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
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
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
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
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
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
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
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望聖慈下臣
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群心又以
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

幸取進止